

學海軼聞趣事

(十七)

● 李梅山

魯迅尊師感念不忘

中華民族歷來講究尊師。過去，每個家庭正屋中央都有一塊牌位，上面寫著天、地、君、親、師，即每家人必須尊敬的五座神。

魯迅早年就對教育人的教師，非常崇敬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九日，他在為曹靖華父親、老教育家曹植甫撰寫的碑文裡，表揚了老先生躬耕山曲、設帳授徒，專心一志，啟迪後進的高貴品格。至於魯迅親身受過教誨的老師，如三味書屋裡那位壽鏡吾先生，一九〇四—一九〇六年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教過他解剖學的藤野先生，一九〇八年在東京教過他文學的章太炎先生，他都感念不忘。寫起他們的音容笑貌、嘉言懿行來，至今談起還如見其人。其實後兩位老師教他的時間並不長，課程也不過一兩門，但「一日為師，終身父執」，魯迅對他們始終懷著深厚的感激之情，看魯迅怎樣寫他的老師吧。

魯迅在「藤野先生」裡說，藤野先生是最使他感激，最給他鼓勵的老師。他把老師相片始終掛在北京寓所的東牆上，書桌對面。「每當夜間

疲倦，正想偷懶時，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，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，而且增加勇氣了，於是點上一支煙，再繼續寫些為「正人君子」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。」魯迅寫這篇文章時，距離聽老師講課時間，已經過了二十年來。

魯迅和章太炎先生的一段師生情，更是中國文化史上傳誦不衰的嘉話。

章太炎是清末革命家。一九〇八年他在東京主編「民報」時，魯迅聽說太炎先生在神田大成中學舉辦國學講習會，想去聽講。而當時魯迅也在上學，只有星期天有空。章先生聽說，慨然答應為他們開一個特別班，地點就在先生寓所，時間是上午八時到十二時。師生席地環一小几圍坐，聽老師講解段玉裁「說文解字」，和郝懿行「爾雅義疏」。因為老師學識淵博，問學談諧，所以學生歷四小時而無倦容，收穫很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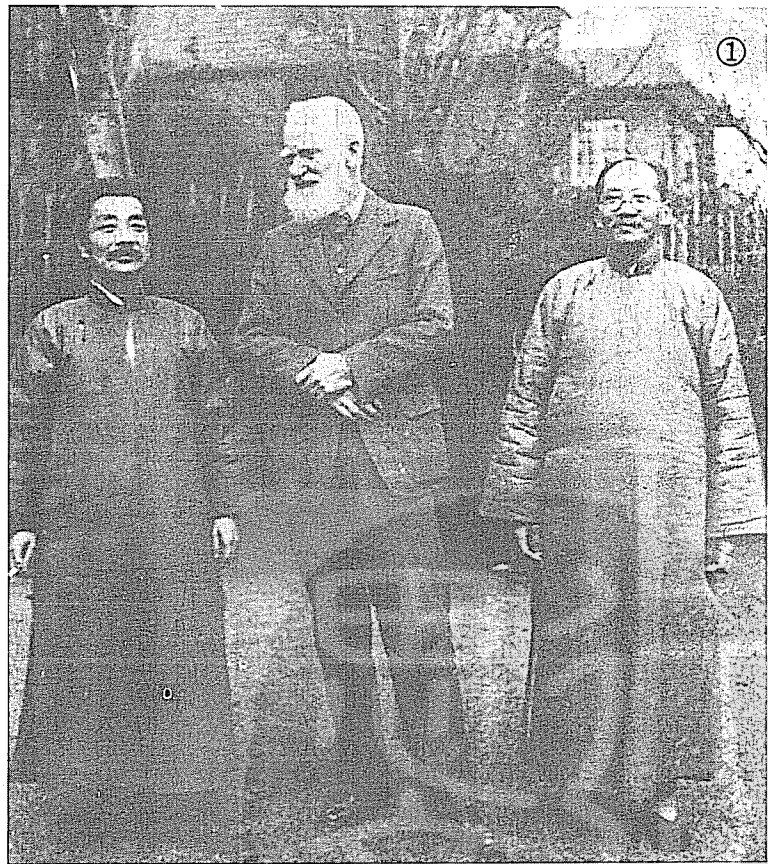
同魯迅一起聽講的，還有許壽裳、朱希祖、錢玄同、周作人、龔寶銓、錢家治、朱宗萊等共計八人。錢玄同聽講時老在地上爬來爬去，還被人取了個「爬翁」的綽號。

此後二十多年間師生南北睽隔，見面機會不多，但彼此關心的情誼，絲毫沒有減退。太炎先生因反對袁世凱竊國被軟禁，魯迅時常前往探視。有一次先生氣憤絕食，門人公推魯迅親自去婉轉勸說，先生才進食。當時先生因提倡讀經，參與投壺，為論者不滿，連周作人也輕浮模仿章太炎對付俞曲園那樣，寫了「謝本師」，表示和章脫離師生關係；魯迅卻能原情體諒，為老師辯護。

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，當魯迅已病入膏肓，不久人世時候，聽到章先生去世後，開追悼會赴會者不足百人，在寂寥中閉幕，於是扶病寫了「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」這篇文章，肯定了先生的輝煌業績，說他革命之志，終不屈撓，並世無第二人，推崇先生是後生的楷模。寫了文章後，感到意猶未竟，在逝世前兩天又扶病寫了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二三事」，這是他最後一篇文章，即所謂「絕筆」，所以更加珍貴。

沈從文打雜謎底揭開

在二十、三十年代就馳譽文壇的沈從文，他



①左起魯迅、蕭伯納、蔡元培合影。

②右起魯迅、林語堂、蔡元培、史沫特萊、宋慶齡、蕭伯納、羅

伊生。



寫的小說『邊城』列入世界文學名著也不稍遜色。可是這位文學天才從五十年代初便從文壇頹然消失，令人感到困惑，一方面固然發軔於四十年代末青年學生對從文的不夠了解，在「左」的干擾下，使從文無所適從，竟做了博物館講解員這類打雜的瑣事。一位大學教授「不務正業」，脫離本行，做打雜活兒，可說是「斯文掃地」了。

不過，另一方面，在沈從文當時給好友陳翔鶴（二十年代前期在北京沙灘與從文締交，又騎了小毛驢到香山聽法松下暢談了三天，情長誼深）的一封信中，始能恍然了解沈從文的自白，信裡寫道：

「我只是為他人服務出發，才來做打雜事情，對個人生命也可說不怎麼經濟合算，但是主要大致還是求對大家有用，供各方面諮詢參考，才在一些冷門上繼續用心。

「人棄我取，取來的東西只要對於整個文化提高還有點好處，個人即在此情形下沒有什麼真正成就，也不覺得難過了。」

看，沈從文多麼坦蕩開闊的胸襟，把個人名利置於度外，考慮的只是從為人民服務出發。

作為一個有造詣的作家，他未免也關心對文學研究的現狀，未免憂心忡忡：「從近年文學論文水平也可以看出，許多大處大問題，還少有人分析議論，提得出新見解。常見的還是些老問題，在翻來覆去，或停留於猜謎子，文章意見多而水平不高。若真的有一些國文系大學教授、講師、助教在更新情況下必需來學學文物藝術，此後，教文選、談欣賞或許都會面目一新！這種新事

可能會等十年二十年才有實現可能。」

沈從文直言不諱地客觀地闡述了自己的見解，真是「真知灼見」。可是，「人微言輕」，又怎能打動負責人的心呢？他的預言不幸而言中，不過改變狀況的日子要推遲到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開始。

傅家父子能書善詩

清朝初期，山西陽曲有一對頗有點名聲的父子詩人——傅山和傅眉。父親傅山博學多才，且心地善良，他除了詩、書、畫都精絕之外，還深深通醫學，替窮苦百姓治病，從不取分文。

傅家父子之所以能書善詩，跟他們熟讀古今書籍是分不開的。有趣的是，他倆不論做什麼，書總是分秒不離身的。

傅山和傅眉作為詩人，常遊歷名山大川。每當此時，兒子總是推著一輛車子，車上裝滿了書籍。晚上在旅店裡歇腳，他倆總打開經、史、騷、選等書，在油燈下細心研讀。傅眉每有不解處，父親總是把手指點。

傅眉在父親的教誨下，讀書成癖。每天他上山砍柴，總要把所讀的書繫在肩擔上，砍柴累了，停下來休息時，就解下書，坐在山石上讀。這樣，積月累年，傅眉的學問也漸漸地增多了。有一天，一位做過吏部侍郎的名士到陽曲鄉下來拜訪傅山。正談得興致濃烈時，他兒子傅眉挑著柴回來了。那位名士見傅山兒子如此用功，十分驚訝。晚上，傅眉陪名士同宿，起初，傅眉以為名士是父親的朋友，話不多。後來，這位名士對

他談起中州文獻來，傅眉卻滔滔不絕地談開了，使得那位名士瞠目結舌，話也少了，最後只好洗耳恭聽。第二天起床，這位名士對傅山說：「你這位砍柴的令郎，如此淵博，真使我慚愧極了！」

傅山有詩集名『霜紅龜集』，後附他兒子傅眉的詩，名『我詩集』。

蒲松齡諧對石鄉紳

「聊齋誌異」作者蒲松齡，出身書香門第，但祖上科名不顯，父親棄儒從商，自己屢試不第，也改事寫作。他胸有大才，決計發憤著述，作出一番業績，特在鎮紙銅條上題刻了一聯：

有志者，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關終屬楚；

苦心人，天不負，臥薪嘗膽，三千越甲可吞吳。」

上聯借用項羽救趙過漳水後，「皆沉船，破釜，燒廬舍」，誓用秦兵血戰，終獲鉅鹿大捷之事，下聯借用越王勾踐苦度十年，終於滅吳雪恥一例，表達自己的奇志。這副對聯，很快傳揚鄉里。同鄉有個姓石的鄉紳，知道蒲松齡有才，想比比高低。一日，他見一隻小雞死在磚牆後面，便出了一個對題：

「細羽家禽磚後死。」

石鄉紳要蒲松齡對，蒲松齡想，這個狂妄的老財，得給他點顏色看看，於是思得一計，故裝初學無能，說：「我不會對對子。但先生既逼著我對，我就學著一字一字地對對看，請先生拿筆

一字「字錄下來。」石鄉紳一聽，以為蒲松齡真無能，肯定出洋相，便笑著點頭：「你說我記。」

蒲松齡一本正經地對著：

「細對粗，羽對毛，家對野，禽對獸，碑對石，後對先，死對生，完了。」

這位鄉紳錄完一看，頓時面紅耳赤，原來他錄下來的下聯是：

「粗毛野獸石先生。」

蒲松齡笑笑走了，石先生十二分地氣惱，卻又不好發作，只得自認晦氣。

管鋤非用牛鞭作畫

中國有兩位名聲顯赫的畫界大師，一位是著名畫家黃賓虹，一位是著名美術理論家汪聲遠。早在三十年代，黃賓虹和汪聲遠在上海新華美術圖書系任教時，還有個能為他們代執教鞭的得意門生，名叫管鋤非。就是他，一九三七年後便銷聲匿跡了。

「也許他死了」，凡是認識管鋤非的人都這麼說。

誰知，管鋤非還活著，他在湖南衡陽市祁東縣一個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中，隱姓埋名達五十四年之久。

這是一個沉甸甸的傳奇故事——

管公自四歲入私塾始，便愛畫梅花和山水，一九三二年，他從湖南家鄉到「上海灘」，從師於徐悲鴻、黃賓虹、潘天壽、汪聲遠等名家。可惜，一九三七年，管為繼承祖業不得不中斷深造的機會，回到了家鄉。

那時，管鋤非在衡陽船山中學，一面教國畫，一面堅持創作。連年戰火，山河破碎，抗日英烈的忠魂與苦難使畫家愛上梅花，他說：「幹乃萬眾不屈的英雄骨，花是烈士血染的美人心。」

大陸易權後，由於他受地主家庭成份的牽連，不得不走進衡陽祁東縣的大山區，山裡人見他有一技之長，便讓他在學校裡教國畫。閒暇時，畫家每日行筆走墨，一九五七年，畫家的一幅梅花圖及一幅山水畫被送到長沙參加全省美展，省內畫壇震動了，畫家被推舉到大雅之堂作大會發言，畫家心胸舒暢，揮毫舞墨，神品、逸品層出不窮。

豈料風雲突變，有人拿畫家與師問罪：「祖國處處是春天，你為何要畫冬天的梅花。」於是，一頂右派的帽子，把畫家從省城押回了農村。爾後，畫家在靠山的半隅破廟裡隱居下來。

畫家的女兒遠嫁，兒子在外地工作，老妻過早地謝世……但畫家沒有那一天不在作畫。鐵窗生涯，他在心裡默默地畫；戴帽牧牛時，他用牛鞭在山坡上畫，在河灘上畫，在破廟的土牆上畫。若得一方紙片，畫家如獲至寶，構思十幾遍方才下筆，沒有朱紅，畫家不惜指畫。一九八一年畫家才得以落實政策，有了退休金，這年，畫家已七十有餘。

一九九二年，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進大山深處，管公的百餘件畫作終於在長沙博物館與世人見面。開展前，當代美術理論權威邵洛羊教授親赴長沙為管公畫展題序撰文：「唐宋以來，畫梅名家如林，後人要入『梅花譜』可大不易也，而管

老則是近代入得『梅花譜』的一位世外高人。」中國書法大師唐雲、一百一十七歲的老畫家朱屺瞻也對管公讚嘆不已。

然而，管公卻悄然進山了，依然居住在衡陽大山深處的半隅破廟之中……

有人疾呼，中國畫界不能讓畫壇巨匠管公經歷「梵高」式的艱辛！

中醫界聖手謝利恒

江蘇武進孟河多名醫。謝利恒出自儒醫世家，其祖葆初，以醫術卓著；父鍾英，精輿地之學，工古文辭。

利恒家學淵源，少穎悟，十二歲時即讀了五經四子書；對於古今山川形勢、郡邑沿革，瞭如指掌；又熟誦內經、難經、傷寒雜病、本草經方。十五歲時，正值甲午戰後，入致用精舍攻讀，學習經史輿地之學，每名列冠。二十一歲時，肄業蘇州東吳大學，以父歿輟學。一九〇五年，到廣州中學授地理，以其博學，一時兩廣優級師範、遊學預備科、陸軍中學、廣東法政、初級師範等校爭相延教凡三年，以母親不服嶺南水土，辭歸上海，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地理書籍。

當時上海私立學校，以澄衷學堂經費最充裕，借辦理不善，風潮迭起，一九〇八年董事會請謝利恒主持，嚴管理，勤教課，成績斐然。民國肇造，武進縣長延謝返里，主掌教育，悉心擘劃，謀擴充，嚴考績，任事兩載，從學校三十所、學生四千人，擴充到學校兩百五十八所、學生六萬數千人，發展至速，而且在全國二千縣中，武

進名列第二。袁世凱知謝之能，欲請謝出長江蘇省教育廳。謝有知人之明，預燭洪憲之變，辭不受。

一九一四年，仍入商務印書館，主纂地理書籍，成書達三十餘種。張元濟復請謝主編中國醫學大辭典。謝自幼熟誦醫經、經方，長又瀏覽弗輟，親故有疾，輒為治療，且遇儒醫、世醫、草澤鈴醫，必殷勤請益，乃受委託，欣然自任。縱覽古今醫籍，兼及朝鮮、日本之書，去蕪存精，凡八年，成書三百五十萬字，卻鬚髮俱白了。可見其花了不少精力與心血。

書成，辭商務職。定居上海，名其書齋曰澹齋。以醫技為人治病，又將其醫學傳授學生。早在一九一七年，上海醫學在南市設立中醫專門學校，請謝為校長，定課程，編講義。這是中國中醫學校的首創。到了一九二五年，神州醫學總會在開北設立中醫大學，也請謝利恒主其事，使中醫教育走上新的台階。辦了幾年，以軍閥混戰，時局不靖而中輟。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發起成立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。謝利恒與陳存仁為代表赴南京請願，制止廢止中醫之舉。一九三一年，上海市國藥公會成立，謝為主席。這一年，中央國醫館成立，謝為常務董事。

一九三五年，謝五十六歲，乃居澄齋專心從事著述，撰有：中國醫藥源流論、中國醫話、中國藥話、澄齋醫案、澄齋驗方、澄齋雜著、澄齋年譜，復彙編其祖葆初先生醫集、其父鍾英先生文集，凡如千卷。

謝利恒潛心醫學五十餘年，盡力醫事，桃李

盈門，達數千人。

一九五〇年，七月廿二日，謝利恒患膽結石病逝，終於七十一歲。

黃季剛談為學之道

黃季剛（一八八六一—一九三五），名侃。在世僅五十春秋，其學術造詣驚人。他師古而不泥古，既師古卻有所創新，在京津滬漢寧各大學講學，不著書立說，章太炎是他老師，敦促他著書，季剛回答道：

「五十當著筆矣。」等到他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五十壽辰時，太炎贈聯曰：「韋編三絕今知命，黃絹亦裁好著書。」季剛見上聯有「絕」、「命」二字，殊為不祥，果不幸而言中。是月八日遽爾謝世。

季剛刻苦自學，讀書不倦。如『昭明文選』加點十遍，『漢書』、『新唐書』都是三遍，批『說文』、『爾雅』、『廣韻』三書不計其數。他要求青年學生必讀二十五種古籍：經學十五種，十三經和『大戴禮記』、『國語』；史書四種：『史記』、『漢書』、『資治通鑑』、『通典』；子部二種『莊子』、『荀子』；集部二種『昭明文選』、『文心雕龍』；小學二種『說文』、『廣韻』。這些書都是治學問的根底。

他對學生說，學問之道有五；一曰不欺人，一曰不知道不道，一曰不肯所本，一曰負責後世，一曰不竊。

他講學認真負責，深入淺出，即使極熟的書，猶怕講錯。他說：訪者，古也，即本來之謂；

訓者，順也，即引伸之謂。「有正當之解釋，正當之由來，正當之用法，小學之能事準矣。」他認為，通曉訓詁學的人，讀『史記』、『漢書』，如讀『紅樓夢』；『詩經』最難讀；『書經』最難解釋。

他博學好思，治學有自知之明。他與劉師培年齡相若，都在北大任教，自忖經學不如劉，乃虛心請益承教。每發現古書中有謬誤處，必認真研究參訂予以糾正。即使其師太炎的論著，如有訛誤，亦當仁不讓。季剛以發揚傳統學術和民族文化以及殷勤傳學為己任。但又自稱：「觀天下書未遍，不敢妄下雌黃。」其謙虛謹慎有如此者。

季剛尊重傳統文化，對洋場買辦及主張全盤西化論則鄙視譴責。一次，在講台上談到中西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同，即以衣著和書籍裝幀作了比較：中國的木版書便於批點，便於執持，便於躺著閱讀；對洋裝書諷刺為「皮靴硬領」，多麼不方便。中裝舒適，勝於西裝。他把自己腳上布鞋脫下，隨手穿好；對前座二位學生說：「看，你穿的皮鞋就沒有這麼方便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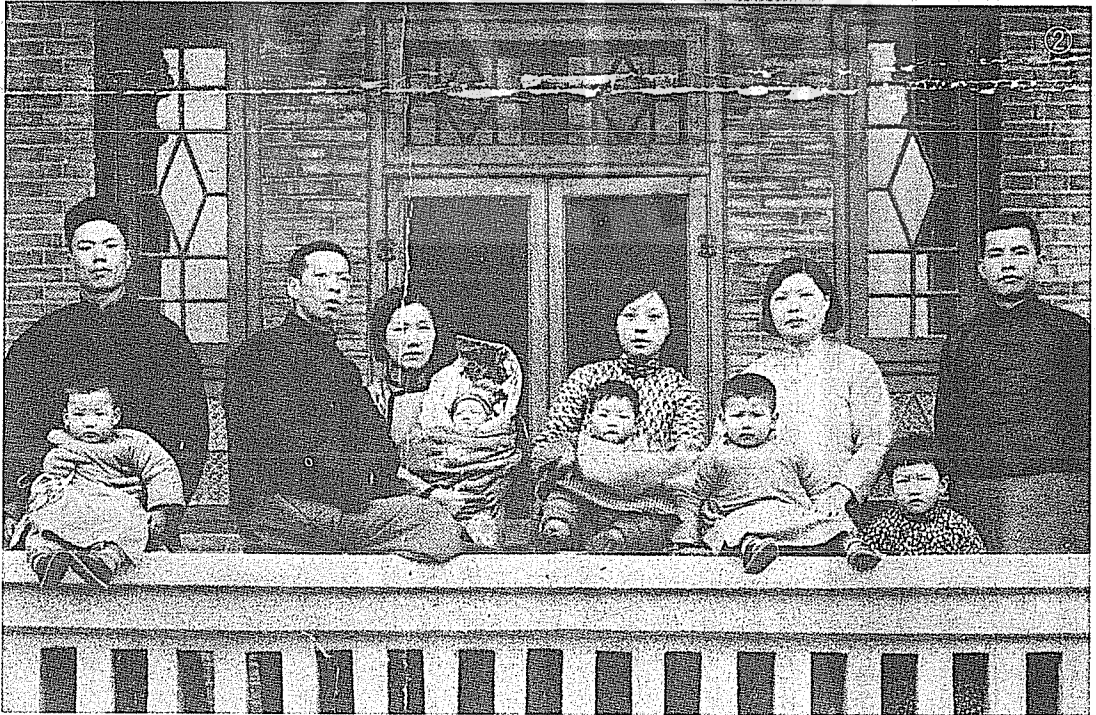
他才思敏捷。一回，他和別人約好代寫碑文一篇，囑五天後來取。屆時，取文的人來了，他尚未動筆。隨即研墨舖紙，不假思索（當然有腹稿），一揮而就，恰好寫到最後一格寫畢全文。旁觀者嘆為觀止。

黃季剛被稱為「乾嘉以來小學的集大成者」、「傳統語言文字學承先啟後的人」，與乃師章太炎齊名。



①

①黃季剛三十八歲時的照相。
②黃季剛全家在住所前合影。



②